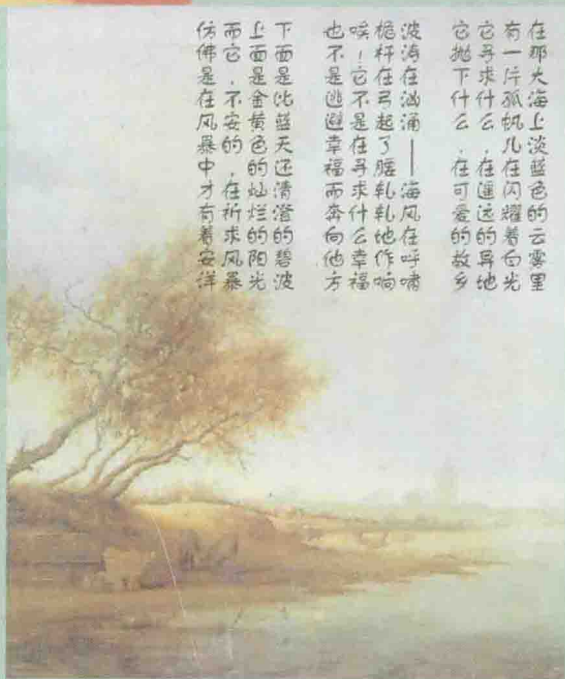


上尉的女儿

〔俄〕普希金



在那大海上淡蓝色的云雾里
有一片孤帆儿在闪耀着白光
它寻求什么，在遥远的异地
它抛下什么，在可爱的故乡
波涛在汹涌——海风在呼啸
桅杆在弓起了腰轧轧地作响
唉！它不是在寻求什么幸福
也不是逃避幸福而奔向何方
下面是比蓝天还清澈的碧波
上面是金黄色的灿烂的阳光
而它，不安的，在祈求风暴
仿佛是在风暴中才有着安详



〔俄〕莱蒙托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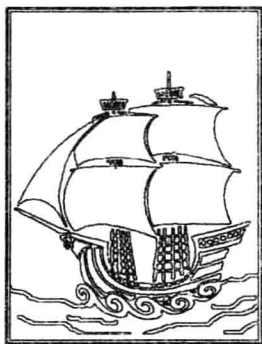
莱蒙托夫诗选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世界名著百部·第59部

上尉的女儿

[俄] 普希金 著
孙 用 译



青年军官格利涅夫因一场暴风雪而认识了一个为他带路的农民普加乔夫。当格利涅夫所在的要塞被起义军攻陷时，由于起义军领袖就是普加乔夫，因此他受到了赦免，还救出了他的心上人，一对深情和忠贞的情人才得以成为眷属。1774年，普加乔夫起义失败，临刑前，他向格利涅夫点头致意，然后从容就义。

本书是普希金的一部不朽之作。它以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和奇遇为线索，描写了体现人民力量 and 智慧的起义军领袖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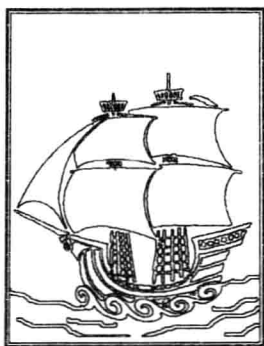
作者普希金是俄国近代文学的奠基者和俄罗斯语言文学的创建者，1799年6月6日诞生于莫斯科的一个贵族地主家庭。普希金一生著作颇丰，其中《上尉的女儿》是最早被介绍、翻译到中国来的作品。

目

录

上尉的女儿	(5)
杜布罗夫斯基	(151)
彼得大帝的黑人教子	(249)
逝者伊万·彼得罗维奇·别尔金小说集	(295)
射 击	(297)
暴风雪	(311)
棺材匠	(326)
驿站长	(335)
村姑小姐	(349)

上尉的女儿



第一章 近卫军中士

如果到近卫军去，明天他就是上尉。

不，还是让他在一般的军队里当差。

说得太好了！让他锻炼锻炼吧……

.....

可是，他的父亲是谁？

——克涅什宁

我的父亲，安得烈·彼得罗维奇·格利涅夫，少年时在米尼赫伯爵部下服务，到一七……年当陆军中校的时候退休。从那时起，他就住在西的自己的村庄里，同一位当地穷贵族的女儿，阿芙多吉雅·伐西列芙娜·尤结婚。我们一共有兄弟姊妹九人。我的兄弟姊妹都很小就死了。我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仗着我们的近亲，近卫军少校勃·公爵的照应，已经登记为近卫军谢苗诺夫团的中士了。万一母亲生了一个女孩子，那么父亲就会向该管



机关声明那一个未到差的中士已经死了，这件事情也就作为罢论。我是作为在假的，一直到我求学的年限满了为止。在那时代，我们所受的教育跟现在不一样。我从五岁起，就被托付给马夫萨威里奇，因为他不好喝酒，就叫他来作我的管教人。在他的照管下，我在不满十二岁的时候，学会了认识俄文，而且能够很好地判断猎狗的性质。这时，我的父亲又给我雇了一个法国人，莫屑蒲伯勒，他是跟够我们用一年的葡萄酒和上等橄榄油一起从莫斯科运来的。他一来，很使萨威里奇不高兴。“要谢谢上帝，”他自言自语地发牢骚说：“这孩子已经梳洗得很好了，喂得很饱了。真用得着白白花钱，雇一个莫屑吗？就好像本国人不够用似的！”

蒲伯勒在他本国原是理发师，后来在普鲁士当兵，最后他到俄国来 pour être “outhitel”，尽管他还不很明白老师这个字的意义。他是一个很好的小伙子，然而非常轻佻和放荡。他的主要弱点是迷恋女色；他往往因为献殷勤而招来打击，使他好几天唉声叹气。此外，他又不是（照他自己说）酒瓶的仇人，也就是说（用俄国话说）他对于酒总喜欢大喝特喝。可是因为在我们家里，只在午餐时喝葡萄酒，而且以一杯为度，——况且仆人又常常忘记给老师斟酒，——所以我的蒲伯勒就很快地把俄国的泡酒喝上了瘾，简直比他本国的葡萄酒还爱喝些，认为对于胃非常有益。我们立刻很友好了。虽然按照合同，他负有教授我法文、德文和一切科学的义务，然而蒲伯勒却认为最好还是赶快向我学着扯几句俄国话，然后，我们俩就各自从事心爱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处得非常好。我甚至于不愿再有别的教师了。可是不久命运就将我们拆散了，原因是这样的：



一天，我们的洗衣妇帕拉士卡，肥胖、麻脸的女仆，同独眼的看管牛的女仆阿库利卡，两个人不谋而合地一起到母亲那里，跪在她面前，承认自己意志薄弱的罪过，哭哭啼啼地控告那个莫屑，说他利用她们没有经验而污辱了她们。母亲对于这样的事情向来都很严厉，所以她就告诉了父亲。父亲的办法是很干脆的。他立刻命令喊那个无赖的法国人来。他们报告他说，那位莫屑正在教我功课。父亲就走进我的房间来了。那时蒲伯勒正在床上睡他的太平大觉。我也正作着自己的事情。我得说明一下，就是他们曾经为我从莫斯科买来一张地图。它挂在墙上，完全没有用处，而我却早就看中了这张纸的宽大和美好。我决意用它作一只风筝，就乘了我的蒲伯勒睡着的时候，开始我的工作。当父亲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好望角上装一条树皮作的尾巴。一看见我在这样上地理课，父亲就揪了我的耳朵一下，然后就跑到蒲伯勒那里，一点不客气地喊醒了他，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责骂他。蒲伯勒惊慌失措得想站起来，却办不到：这不幸的法国人真是喝得烂醉如泥了。一不作二不休，父亲抓住他的领子，从床上把他拉了起来，推出了房间，就在这一天，将他赶出大门，这一下子可使萨威里奇说不出地开心。我的教育也就此结束了。

我过着纨绔少年的生活，同婢仆们的孩子赶鸽子和玩跳背戏。然而我已经满了十六岁了。这时候我的命运就发生了变化。

秋天的一日，母亲在客厅里用蜂蜜熬蜜饯，我舔着嘴唇，注视着沸腾着的泡沫。父亲正在窗边阅读他每年订阅的《皇家年鉴》。这本书对他永远起着强烈的影响，他读过以后向来是要有特别感慨的，总是读一次就引起一次异常的愤怒。母亲已经熟悉他这一切脾气和习惯，老是想尽方法把这本不幸的书藏得越远越



好；所以这一本《皇家年鉴》有时候就几个月不让父亲看见。可是他一旦凑巧发现了这书，就要整整几个钟头不肯放手。于是，父亲就读起《皇家年鉴》来了，时时耸着肩头，并且轻轻地重复着说：“陆军中将……以前在我连队里，他还是中士呢！……两种俄国勋章的获得者！……不久以前，我们不是还……”最后，父亲将这年鉴丢在沙发上，就沉入深深的思索中，这对于全家人并不是什么好的兆头。

他忽然转过来，向着母亲：“阿芙多吉雅·伐西列芙娜，彼得卢沙有多大岁数了？”

“瞧，他已经十七岁起头了，”母亲回答道，“彼得生的那年，正是娜斯塔霞·格拉西莫芙娜伯母眼睛瞎了一只那一年，那时候还……”

“好了，”父亲打断了她。“已经到了送他去当差的时候了。别再让他在女仆的房里乱跑和掏鸽子窝了。”

想到不久就要和我离别，我的母亲大吃一惊，她竟将匙子脱手落到锅子里，眼泪就顺着脸淌了下来。与这相反，我却欢喜得难以形容。我心里认为，在军队里当差，就是无拘无束的生活和在彼得堡过惬意日子。在我的想象中，我已经是近卫军军官，这，我以为，是人生幸福的顶点了。

我的父亲向来不欢喜改变他的意见，也不愿意延搁事情的执行。我的出发的日期定了。在出发前一天，我的父亲说，他要我带一封信给我的将来的长官，他要了钢笔和纸。

“不要忘了，安得烈·彼得罗维奇，”母亲说道，“替我向勃·公爵问候。你就说我希望他能照顾彼得卢沙。”

“岂有此理！”父亲皱着眉头回答道。“我为什么要写信给勃·



公爵？”

“你不是说，你要给彼得卢沙的长官写信吗？”

“可是，还有什么呢？”

“不过彼得卢沙的长官本来是勃·公爵啊。彼得卢沙本来就在谢苗诺夫团登记了。”

“登记了！可是他在那里登记，与我什么相干？彼得卢沙并不到彼得堡去。在彼得堡服务，他能够学出什么来？学会花钱和胡闹吗？不，让他到军队里当当差，让他拉拉纤，让他嗅嗅火药气，让他当一个普通兵，不要当花花公子。在近卫军登记了算不得什么！他的护照在哪里？拿给我。”

我母亲找出了我的护照，那是跟我的行洗礼的衣衫一起放在她的首饰箱子里的，她就用颤抖着手交给了父亲。父亲注意地读了一遍，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就开始写他的信。

好奇心很使我感到着急：假如不到彼得堡去，那么究竟把我送到哪里去呢？我目不转睛地望着父亲的笔，可是他的笔却移动得很慢。终于，他写完了，把信同我的护照一起装在信封里封好，他除下眼镜，把我叫到跟前，说道：“这是给我以前的伙伴和朋友安德烈·卡尔罗维奇·勒·的信。你到奥伦堡去，到他的部下去服务。”

于是，我的一切光明的希望都破碎了！彼得堡欢乐的生活是无望了，等着我的是辽远闭塞的边境的无聊生活。我刚才还用狂喜的心情想望着的职务，现在对于我，却似一件极大的不幸的事情了。然而这是无法争辩的。第二天早晨，在大门的阶前，开到了一辆长途暖篷雪橇；他们把我的提包、装着茶具的旅行食盒、一包一包的面包和馅饼——家庭溺爱的最后一点表示——全



都装在雪橇上。我的父母给我祝福。父亲对我说道：“再见吧，彼得。对于你向他宣誓过的那个人，你要忠心尽职；你要听长官的话；不要向长官讨好；不要自己揽差事作；不要推诿工作；要记住那一句谚语：爱惜衣裳要从新的时候起，爱惜名誉要从幼小时候起。”母亲眼泪汪汪地吩咐我，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又反复地对萨威里奇说，要他永远好好地看顾这孩子。他们给我穿上兔皮袄，又罩上狐皮大衣。我跟萨威里奇一起上了雪橇，眼泪汪汪地走了。

就在那一天晚上，我们到了西姆比尔斯克，我们要在那里停一天，以便买一些必需的用品，这件事由萨威里奇去办。我在旅馆里住下了。早上，萨威里奇一早就到铺子里买东西去了。因为老是望着窗子外面肮脏的小街，实在有点厌烦，我就在旅馆的各房间踱来踱去。我走进了台球房，看见了一位身材高高的老爷，大约三十五岁，留着黑色的长胡子，穿着一件长袍，手里拿着球杆，嘴里含着烟斗。他正跟看台子的人一起玩着，看台子的人如果打赢了，就喝一杯伏特卡；如果打输了，就从台球桌下爬一趟。我开始看着他们游戏。玩的时间继续得越久，在地上爬的事也越多，终于看台子的伏王台球桌下面不动了。那位老爷对他说了几句好像作为他的祭文的沉痛的话之后，就向我提议跟他打一盘。我因为不会，就拒绝了。这大概使那人感到奇怪。他似乎很遗憾地望了我一眼；然而我们却聊起天来了。我知道了，他叫做伊凡·伊凡诺维奇·祖林，他是轻骑兵团的上尉，他在西姆比尔斯克办理征募新兵的工作，就住在这旅馆里。祖林很客气地邀请我一起吃午餐，有什么就吃什么，按照军人的习惯。我很高兴地答应了。我们在餐桌边坐下，祖林喝了许多酒，也请我喝，他说，



应当养成军人的习惯；他给我讲述了许多军队里的笑话或趣事，几乎使我大笑得倒了下去，我们吃完了午餐，就已经完全变成好朋友了。那时候他自告奋勇，要教会我打台球。“对于咱们这些军人，”他说，“这是必要的。例如，当行军的时候到了一个小地方，干什么好呢？也不能老是打犹太人呀。你不期然而然地就要走进旅馆，玩起台球来。然而一讲到玩，就应该会玩才行！”我终于被他说服了，就热心地开始学习。祖林高声地赞许我，对我的迅速进步感到惊奇，在练习了几回之后，他就劝我用钱来玩，一次以一个格洛士计算，目的不是为输赢，只是为了不要空手玩，因为这，照他的意见，是最坏的习惯。我也接受了这个提议，祖林又叫拿甜酒来，劝我尝一尝，反复说明，我应该养成军人的习惯，不喝甜酒算得哪一门子的军人！我听了他的话。我们就继续玩下去。我用我的玻璃杯子喝得越多，我的胆子也越大。我打过去的球时时跳到台子外头去；我急起来了，就骂那个看台子的人，只有天晓得，他是怎么计算的；他越来越加高了我玩球的点数，总而言之——我的行动就像一个没有人管束的野孩子一样了。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祖林望一望钟，放下球杆，就宣布我输了，欠他一百卢布。这使我有点狼狈。我的钱都在萨威里奇那里。我向祖林表示抱歉。祖林打断我的话，说道：“得了吧！你不必着急，我可以等着。现在让我们到阿丽奴士卡那儿去吧。”

这是怎么说呢？我这一天晚上的行动也和早晨一样，都是放荡、荒唐的。我们在阿丽奴士卡那里吃晚餐。祖林时时刻刻给我斟酒，反复说明，应该养成军人的习惯。离开桌子的时候，我几乎站不住了。半夜里，祖林送我回旅馆去了。

萨威里奇在阶前迎接我们，他看见我那一定要热心当差的样



子，就叹了一口气。“你怎么了，少爷？”他悲痛地说道：“你在哪儿灌得这么醉啊？啊，我的上帝！从生下来就没有造过这种孽呀！”“不要响了，该死的老头子！”我支吾地搪塞着，“也许你自己喝醉了！睡觉去吧……来伺候我睡觉。”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了，头痛，模糊地记起了昨天的事情。我的沉思默想被萨威里奇打断了，他拿了一杯茶到我的房间里。“太早哇，彼得·安得烈伊奇，”他对我摇着头说，“你放荡还太早哇。你究竟像谁呢？无论你父亲或是你祖父都不是酒徒，更不必说你的母亲了，她从生下来到现在，除了喀瓦士，是不喝别的东西的。可是，这一切究竟是谁的罪恶呢？都是那个该死的莫屑。他时常跑到安吉别芙娜跟前说：‘马丹，热·扶·伯利，伏特卡。’喏，你看，这就是‘热·扶·伯利’的好处啊！没有可说的：他教出好道儿来了，狗养的。真用得着雇一个异教徒来当管教人吗？就好像我们老爷家里的自己人不够用似的！”

我觉得惭愧。我掉过身子去说：“你走开，萨威里奇，我不要喝茶。”然而，当萨威里奇已经开始说教的时候，要他停止，却很不容易。“你看，彼得·安得烈伊奇，能够放荡出什么来。头也痛了，胃口也倒了！人要一喝酒，就干什么也不行……你喝一点加蜜的黄瓜汁好了，最好还是喝半杯泡酒来醒醒酒。你说怎么样？”

正在这时候，一个男孩子进来了，递给我一封伊·伊·祖林的便条。我拆开了，读着下面的几行：

亲爱的彼得·安得烈伊奇：

请你把你昨天输给我的一百卢布交给我的僮带回。我很



需要钱用。

你的忠心的

伊凡·祖林

没有法子了。我装着毫不介意的样子，转身向着萨威里奇，（我的钱财、衣服、一切事物的管理人，）命令他付给这孩子一百卢布。“怎么？为什么？”萨威里奇大吃一惊地问道：“我欠他钱，”我极其安静地回答道。“你欠的？”萨威里奇驳斥说，更加吃惊了。“可是什么时候，我的少爷，你来得及欠他的债呢？我看这件事有点不对。少爷，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可是钱我不能给。”

我想，在这紧要关头，假如我争不过这个固执的老头子，将来我想脱离他的监管，就要为难了。所以我瞪了他一眼，说道：“我是你的主人，你是我的仆人。钱是我的。我输了钱，因为我愿意这样。我劝你，不要自作聪明了，怎样命令你，就该怎样去作。”

萨威里奇听了我的话，大吃一惊，他两手向腿上一拍，弄得目瞪口呆。“嘿，你为什么站着不动呢？”我又发怒地喊道。萨威里奇哭了。“亲爱的彼得·安得烈伊奇，”他用发抖的声音说道，“你别把我折磨死了。你是我最亲爱的人！听我老头子的话吧：请你写信给那个强盗，说你原来是闹着玩的，说我们根本也没有这许多钱。一百个卢布！慈悲的上帝呀！请你写信给他，说你的父母十分严厉，不准赌钱，除非用核桃作赌注……”“别瞎扯了，”我狠狠地打断了他的话，“立刻拿钱来，要不然我就叉着脖子把你赶出去。”



萨威里奇望了我一眼，显出了深深的痛苦，然后就处理我的欠债去了。我心里可怜这个苦命的老头子，然而我要摆脱拘束，要对他表示，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钱付给了祖林，萨威里奇就急急忙忙让我离开这个该死的旅馆。他来告诉我，雪橇已经套好了。我带着不安的心情和缄默的悔恨，离开了西姆比尔斯克，也没有和我的教师道别，也没有想以后还会遇见他。

